

論語日講解義

陽  
子

八

甲  
和

學	經	
數冊	號記	號冊
二	一	一
六		
學校	縣中	滋賀

五

172.83  
456  
Vol 8

校古書

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一

論語下之四

陽貨第十七

陽貨欲見孔子。孔子不見。歸孔子豚。孔子時其  
亡也而往拜之。遇諸塗。謂孔子曰。來。予與爾言。  
曰。懷其寶而迷其邦。可謂仁乎。曰。不可。好從事  
而亟失時。可謂知乎。曰。不可。日月逝矣。歲不我  
與。孔子曰。諾。吾將仕矣。

此一章書見聖人之待小人。不惡而嚴也。陽

貨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。因孔子爲魯國人望，欲其來見亡。孔子以貨亂臣，義不往見。貨遂托大夫賜士之禮，瞰孔子之亡而歸，以蒸豚。欲致孔子往拜而見之也。孔子亦時貨之亡也，而往拜之，是恐墮小人之計，而處之以權，仍遂其不見之初心耳。不意與貨相遇于塗中，貨乃迎而謂孔子曰：「來，予與爾言。」曰：「道德治世之寶也。懷寶者必當弘濟時艱，措置國家于有道。苟懷藏其寶而不用，坐視國之

迷亂，可謂之仁乎？」孔子曰：「仁者心存救世，使懷寶迷邦，不可謂仁也。」貨又曰：「時者有爲之資也。有爲者必當乘時而出，始能展布其措施之略。苟平日好從濟世之事，而數失事機之會，可謂之智乎？」孔子曰：「智者審乎事機，使從事失時，不可謂智也。」貨又曰：「往而不返者，日月之逝，不可復追。來而日積者，年歲之增，不復爲我少留。及今不仕，更待何時？」孔子應之曰：「諾。君子未嘗不欲仕，吾將出而仕矣。」貨

自爲有心之譏。孔子自爲無心之答。其不激不隨如此。蓋聖人之待小人。不惡而嚴。始也據理以待之。繼也據理以答之。雖倨傲狡黠。機警百出。而終無所施其姦。是貨雖見孔子。猶之乎未見也。

子曰。性相近也。習相遠也。

此一章書是聖人教人以復性也。孔子曰。人之善惡相懸。不知實由於習。而往往歸咎于性。無怪乎言性之紛紛也。蓋有生之初。雖氣

有清濁。質有厚薄之不同。然同稟天地之精。五行之秀。其清而厚者。固可以爲善。卽有濁而薄者。未必純乎爲惡。善惡分數相去原不太遠。蓋相近也。及乎德性以情欲而遷。氣質以漸染而變。習爲善者。日進乎高明。習爲惡者。愈流于污下。于是賢不肖之相去。或相什伯。或相千萬。非性之咎。習使然也。人之善惡。係乎習而不係乎性如此。則克其氣稟之偏。以復其天命之本。非學問不爲功矣。夫孔子

曰。性相近。孟子曰。性善。其辭雖若各異。其意乃實相成。孟子之言性。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。本然之性也。孔子之言性。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。氣質之性也。知有本然之性。則盡性至命者。當無異道矣。知有氣質之性。則盡人合天者。當無異教矣。宋儒程子氣質之說。蓋深得孔子性習之意。且可發明孟氏性善之說。有功于斯道不小。不然。幾何不惑于告子荀卿楊雄輩之紛紛哉。

子曰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。

此一章書亦教人變化氣質之意也。孔子曰。人之氣質固相近矣。然就其中有一等氣極其清。質極其粹。而爲上智者。有一等氣極其濁。質極其駁。而爲下愚者。上智之人。雖與不善人居。自不肖爲惡。然唯上智爲然耳。人皆上智。未有習于惡而不移于惡者也。下愚之人。雖與善人居。自不肖爲善。然唯下愚爲然耳。人不皆下愚。未有習于善而不移于善

者也。可見天下之人習而不移者少。為習所移者多。美惡固非一定。而轉移之權誠在乎習。不得諉夫性也。傳曰。習與性成。又曰。習成自然。然則習顧可不慎哉。古之人主每致誠于狎習。而加嚴于近習也。職是故矣。

子之武城。聞弦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。曰。割雞焉用牛刀。子游對曰。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。君子學道則愛人。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子曰。二三子。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戲之耳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言為治者當以道化民也。子游為武城宰。孔子觀風問俗。至于其邑。聞弦歌之聲。遍于下里。其以禮樂為教可知矣。夫上有善治。則下有善俗。孔子一生不得行其道于天下。子游一旦得行其道于武城。故孔子聞之。不覺喜見顏色。遂莞爾而笑。曰。小邑而治。以禮樂之大道。猶割雞而用牛刀也。割雞之小焉。用此牛刀之大為。子游對曰。偃之治武城。蓋尊所聞。行所知耳。昔者偃也。嘗聞諸

夫子曰。在上之君子而學道。則豈弟之心。油然而生。而推以愛人。在下之小人而學道。則尊卑之分。肅然和敬。而易于驅使。是禮樂詩書。所以養其中和之德。而化其乖戾之氣。在上在下。爲大爲小。斯須不可或離。今武城雖小。亦有君子小人焉。安敢不以大道治之乎。孔子遂呼門弟子而告之曰。二三子。言偃之言。誠爲當理。我前焉用割雞之言。特戲之以觀其自信何如耳。豈真爲邑小而不必以大

道治之哉。蓋孔子之心。無非欲以道化天下。故喜子游之以道治武城。又堅二三子之信。而望其共尊所聞。共行所知。以登斯世于上理也。

公山弗擾以費畔。召子欲往。子路不說曰。末之也已。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子曰。夫召我者。而豈徒哉。如有用我者。吾其爲東周乎。

此一章書。是見孔子有振魯興周之意也。公山弗擾。是魯大夫季氏家臣。曾與陽貨共執

季桓子遂據費邑以叛。因使人召孔子。孔子憤公室之不振。思欲墮費久矣。今幸其家臣內叛。釁起私門。撥亂反正。在此一舉。欲往之心。是亦振魯興周之機會也。子路不達孔子之意。翹然不悅。曰。道既不行。無所往也。斯可已矣。何必又往。應公山氏之召也。孔子曉之曰。公山弗擾。特來召我。豈徒然哉。必將有以用我也。當今之時。如有用我而委以國政。必將正名分。討僭竊。使文武周公之道。燦然復興。而後愉快乎。奈何末之而遂已也。孔子表其用世之志如此。蓋公山弗擾之叛。叛季氏也。非叛魯也。孔子之欲往。爲魯也。非爲公山弗擾也。使孔子得行其志。必以政在大夫者。還于諸侯。政在諸侯者。歸于天子。聖人轉移之妙用。有非子路所能窺者。故欲往者。以其有是道也。然而終不往者。知其必不能也。不忘世。亦不貶道。非聖人其孰能之。

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。能行五者於天下。爲



仁矣。請問之曰：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，恭則不侮，寬則得衆，信則人任焉，敏則有功，惠則足以使人。

此一章書是言爲人之實功也。子張問仁道於孔子，孔子曰：仁者，心之理，心存則理得，不可有一刻間斷，一毫虧缺，必于五者推行運用，無適不然，而至于天下之大，則其心公平，其理周徧，內外合一，體用全備，而爲仁矣。子張請問五者之目，孔子告之曰：心不慢而恭，心不褊而寬，心不僞而信，心不怠而敏，心不

刻而惠。凡此皆理之所在，特患不能行耳。誠能恭以持己，則有可畏之威，人自不敢侮慢矣。寬以待物，則有容人之量，人自然心悅誠服矣。一于誠信，則人皆倚賴于我，而不我疑矣。勤敏作事，則無因循苟且之病，而事無不濟矣。恩澤及人，則人之蒙我惠者，皆有感戴之心，而無不樂爲我用矣。信能行此五者于天下，則仁豈外是哉？蓋仁，人心也。理具于心，本非寂滅，無刻不與天下相應接，無處不與

天下相感通。必事事物物各得其理。而後心存理得。體全用備。自然邦家無怨。天下歸仁。蓋由其心體周流。所以物我無間。神聖之理。該而帝王之道備矣。

佛肸召。子欲往。子路曰。昔者由也。聞諸夫子。曰親於其身。爲不善者。君子不入也。佛肸以中牟畔。子之往也。如之何。子曰。然。有是言也。不曰堅乎。磨而不磷。不曰白乎。涅而不緇。吾豈匏瓜也哉。焉能繫而不食。

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明其用世之意也。佛肸是晉大夫趙簡子之家臣。爲中牟宰。時簡子與范中行相攻。佛肸因據中牟以畔。一日佛肸使人來召孔子。孔子欲往。蓋亦猶應公山弗擾之意也。子路不達而阻之曰。昔者由聞夫子有言。凡人有悖理亂常。親身爲不善者。君子不入其黨。恐其浼己也。今佛肸據中牟以畔。而夫子乃欲往。應其召。何自背于昔日之言乎。孔子曰。汝謂身爲不善。君子不入。此

言誠然。我曾有是言也。然人固有可澆者。有不可澆者。譬之于物。有至堅厚者。雖磨之不能使損。而爲薄。有至潔白者。雖染之不能使變。而爲黑。我之志操堅白。彼雖不善。焉能澆我哉。且君子之學。貴適于用。我豈若匏瓜然。徒然懸繫而不見。食于人。則亦棄物而已。何益于世哉。蓋聖人道大德弘。能化物而不爲物所化。若使堅白不足。而自試于磨涅。則己且不免于辱。何能轉移于世。君子處世。審己

而動可也。

子曰。由也。女聞六言六蔽矣乎。對曰。未也。居。吾語女。好仁不好學。其蔽也愚。好知不好學。其蔽也蕩。好信不好學。其蔽也賊。好直不好學。其蔽也絞。好勇不好學。其蔽也亂。好剛不好學。其蔽也狂。

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路好學以成其德也。孔子呼子路而告之曰。凡人意所趨向。有一善行。卽有蔽于一偏之處。由也。女曾聞六言

言誠然。我曾有是言也。然人固有可澆者。有不可澆者。譬之于物。有至堅厚者。雖磨之不能使損。而爲薄。有至潔白者。雖染之不能使變。而爲黑。我之志操堅白。彼雖不善。焉能澆我哉。且君子之學。貴適于用。我豈若匏瓜然。徒然懸繫而不見。食于人。則亦棄物而已。何益于世哉。蓋聖人道大德弘。能化物而不爲物所化。若使堅白不足。而自試于磨涅。則已且不免于辱。何能轉移于世。君子處世。審己

而動可也。

子曰。由也。女聞六言六蔽矣乎。對曰。未也。居。吾語女。好仁不好學。其蔽也愚。好知不好學。其蔽也蕩。好信不好學。其蔽也賊。好直不好學。其蔽也絞。好勇不好學。其蔽也亂。好剛不好學。其蔽也狂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教子路好學以成其德也。孔子呼子路而告之曰。凡人意所趨向。有一善行。卽有蔽于一偏之處。由也。女曾聞六言

之美。而其中有六蔽矣乎。是時子路方侍坐。因起而對曰。六言中有六蔽。由未之聞也。孔子曰。女復坐而居。吾當一一告女。蓋天下事莫不有至當不易之理。人必孜孜好學以窮究乎理。然後所行無弊。而德可成。如仁主于愛。固美德也。然徒慕愛人爲美。而不好學以明仁之理。則心爲愛所蔽。將必有從井救人之事。而人已俱喪矣。豈不爲愚。智主于知。亦美德也。然徒慕多知爲美。而不好學以明知

之理。則心爲知所蔽。將必入于異學之流。而放誕無歸矣。豈不爲蕩。言而有信。亦美德也。然徒慕信實爲美。而不好學以明信之理。則心爲信所蔽。將執己之信。而于人之利害有所不恤矣。豈不爲賊。直而無隱。亦美德也。然徒慕直道爲美。而不好學以明直之理。則心爲直所蔽。將攻發人之陰私。而急切無所容矣。豈不爲絞。遇事勇敢。亦美德也。然徒慕勇敢爲美。而不好學以明勇之理。則心爲勇所

蔽將逞其血氣之強而肆行無忌矣。豈不爲亂剛強不屈亦美德也。然徒慕剛強爲美而不好學以明剛之理。則心爲剛所蔽。將多所輕躁而無沉靜之度矣。豈不爲狂。蓋仁智信直勇剛六言雖美而不從事于學。遂有愚蕩賊絞亂狂之蔽。將美者亦變而爲惡矣。此可見學問之功。必不可已。古帝王所以不恃其絕世之資。而必勤勤念典以求合于中正之道也。

子曰。小子何莫學夫詩。詩可以興。可以觀。可以羣。可以怨。邇之事父。遠之事君。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。

此一章書見詩之爲益甚備。人不可以不學也。孔子告門弟子曰。自予刪詩以來。詩教之尊尚矣。爾小子何不於詩學之乎。蓋詩之中善惡具陳。善者可以爲勸。惡者可以爲懲。吾心感發之機。于此有勃然不能自己者。故可以興。詩之中美刺并列。美者可以考其得刺。

者可以考其失。吾身行事之實。于此有惕然  
感動者。故可以觀其敘述情好。每于和樂之  
中。寓莊敬之節。故可以處羣而不至于流。其  
發舒悲憤。猶于責望之中。存忠厚之意。故可  
以處怨而不傷于激。至于近而家庭。則事父  
之道備焉。所以教人孝者至矣。遠而朝廷。則  
小事君之道備焉。所以教人忠者至矣。且其間  
因物起興。比類托情。或指鳥獸。或指草木。稱  
其名不一。無不具載于中。可以供我所識者多

矣。詩之有益于人如此。誠能學之。則性情於  
是得正焉。倫紀于是得修焉。聞見于是得廣  
焉。爾小子。可不學乎哉。蓋溫柔敦厚。詩教也。  
古者太史採風。上自郊廟。下及里巷。政事之  
得失。性情之邪正。風化之美惡。習俗之貞淫。  
皆于此覘之。非若後世比詞屬句。鬪靡誇多。  
侈揚乎風雲月露之盛。徒以娛耳目而蕩心  
志也。

子謂伯魚曰。女爲周南。召南矣乎。人而不爲周

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。

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伯魚重修齊以端化源也。孔子呼伯魚而告之曰。女嘗學夫周南召南之詩矣乎。蓋周南自關雎以下。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。行于南國者也。召南自鵲巢以下。言南國諸侯夫人與大夫之妻。皆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其德也。是兩篇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。于人倫日用。最爲切要。學者不但誦說。必身體力行之。方爲有益。人若不學周

南召南。則無以正性情。篤倫理。身且不知修家。且不知齊矣。又安望其推而遠之。以移易風俗哉。譬如面牆而立。寸步之外。尚不可行。無論其遠已。洵乎二南不可以不學也。况人君爲萬邦之儀型。未有不修身齊家。而可以治國平天下者。則二南之當習。又不獨學者爲然矣。

子曰。禮云禮云。玉帛云乎哉。樂云樂云。鐘鼓云乎哉。



此一章書是欲人深思禮樂之本也。孔子曰：先王制禮，未有不用玉帛者。然必先有恭敬之意存于中，而後假玉帛以將之，非特虛文而已。然則所謂禮云禮云者，豈徒玉帛云乎哉？先王制樂，未有不用鐘鼓者。然必先有和樂之意蘊于心，而後假鐘鼓以宣之，非特虛器而已。然則所謂樂云樂云者，豈徒鐘鼓云乎哉？蓋禮以敬爲本，使不得所爲敬，雖玉帛交錯而禮之本失矣。樂以和爲本，使不得所爲和，雖鐘鼓鏗鏘而樂之本失矣。中者無體之禮，和者無聲之樂。大禮與天地同節，大樂與天地同和。百年而後興者，亦斯須不可去。然則有制作之任者，何可不亟求其原而考究其實哉？

子曰：色厲而內荏，譬諸小人，其猶穿窬之盜也與。

此一章書是孔子爲飾貌者警也。孔子曰：有一等人，觀其外貌嚴厲，似有作爲之人，而內

實柔弱。全無執持。此其色可令人見而心不  
可令人知。譬諸小人中。如竊盜穿壁踰牆。取  
人財物。而外飾良善之狀。惟恐人知。真可恥  
之甚也。凡外陽而內陰。外健而內順者。皆穿  
窬類也。訑訑之聲音。顏色。拒人于千里之外。  
而吮癰舐痔。無所不爲。昏夜乞哀。白日驕人。  
孔子所謂難事而易悅者。其斯人之徒與。若  
夫外貌和易近人。不以色待物。而其中則有  
確乎其不可奪者。非君子其孰能之。然則君

子小人。可望而知。亦自不難辨也。如呂公著  
生平無疾言厲色。而大節所在。則萬夫莫當  
其勇。司馬光諸事可對人說。開誠布公。略無  
城府。其正毅之操。忠直之氣。可以貫日月而  
格鬼神。彼小人傀儡面孔。魑魅肺肝。視此何  
啻天壤哉。

子曰。鄉原。德之賊也。心中五之賊。自欲其令  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嚴亂德之防也。孔子曰。德  
之患。莫甚于似是而非。鄉人之中。有以愿稱

者。貌爲忠信廉潔。以取悅于世。人遂信之。稱其爲善。若此。似德非德。而反亂乎德。非德之干害而何。蓋德者。人心中正之理。自有其真。今鄉愿外貌塗飾。與世逢迎。人以爲德在是。而終不知正理所在。以此惑人心。壞風俗。深可惡也。鄉愿似近于德。而其實相遠。狂狷似遠于德。而其實相近。聖賢取狂狷而惡鄉愿。有以也夫。

子曰。道聽而塗說。德之棄也。

此一章書。是見人當蓄德也。孔子曰。凡人聞一善言。必存之于心。體之于身。方有實得。而德爲我蓄。若有所聞。不能體驗力行。徒事侈口譚論。此入耳出口之學。譬在道路。偶有所聞。卽於塗間。與入論說。雖善言日聞。何能有諸已哉。是自棄其德也。蓋學問之道。以默識爲功。以主靜爲要。心存則氣靜。氣靜斯言寡。然則謹言爲蓄德之方。而存心又謹言之本與。

子曰。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。其未得之也。患得之。既得之。患失之。苟患失之。無所不至矣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嚴鄙夫之戒。以立臣道之防也。孔子曰。爲人臣者。必忘身盡忠而後可。以事君。有一等鄙夫。不知道義。不顧名節。是可使之立朝。而與同事君也。與哉。蓋鄙夫之心。止知有勢位利祿而已。當祿位未得。則百計營求。皇皇然。惟以不得爲患。及祿位既得。則又多方爲持祿戀位之計。惟恐失之。夫至

有患失之心。則凡阿意求容。行私罔上者。將古何事不可爲乎。小則爲卑污之行。大則陷悖逆之惡。皆生于此患失之一念而已。以此人下事君。其害可勝言哉。蓋鄙夫但知富貴。不顧名節。但知身家。不顧君父。一念貪位竊祿之私。擴而克之。至有禽獸之不若者。可見人臣事君。當以此爲戒。而人君用人之際。亦不可以不加察。倘鄙夫在前。急宜去之。以清有位。勵廉恥。其有關於社稷蒼生之計。人心世道。

之防匪淺鮮也。自古以來鄙夫不可枚舉。卽如唐之李林甫。宋之秦檜。元之王文統。明之嚴嵩。嫉賢誤國。無所不至。而皆始于自私自利之一念。遂成騎虎難下之勢。是不可不爲之鑒哉。

子曰。古者民有三疾。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。今之狂也蕩。古之矜也廉。今之矜也忿戾。古之愚也直。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。

曰。人之氣稟。不皆中和。往往有出于偏駁者。卽如身有疾病者。然亦謂之疾。然古之時。風氣淳厚。其間雖有過中失正之人。要皆質任自然。本真猶未失也。今則習俗之染。日趨于甚。卽此三疾。或亦無之矣。蓋人有志願太高者。是狂之疾。然古之狂也。不過濶略自處。不狗小節。肆焉而已。乃今之狂。則恣情自放。并踰大閑。而流于蕩矣。人有持守過嚴者。是矜之疾。然古之矜也。不過崖岸峻絕。示人難親。

廉焉而已。乃今之矜。則任意使氣。輒與入性。而流于忿戾矣。人有資識不足者。是愚之疾。然古之愚也。不過徑情自遂。率其本來。直焉而已。乃今之愚。則挾私妄作。反用機巧。而流于詐矣。夫狂而肆。矜而廉。愚而直。雖氣質之偏。若加以學問。其疾痛猶可砭治。至于肆變而蕩。廉變而忿戾。直變而詐。則本真盡喪。弁其質之偏而失之。譬之沉疴。已入膏肓。雖扁盧亦無所用之矣。人可不思勉強學問。以變化氣質乎哉。

子曰。惡紫之奪朱也。惡鄭聲之亂雅樂也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

此一章書。是嚴邪正之防也。孔子曰。天下之理。有邪有正。而邪每足以勝正。如色以朱爲正。自紫色一出。其冶豔足以眩目。而朱反爲所奪。是故惡紫。以其能奪朱也。樂以雅爲正。自鄭聲一出。其淫哇足以悅耳。而雅樂反爲所亂。是故惡鄭聲。以其能亂雅樂也。至若事

理之是非。人才之賢否。本有定論。乃有一種利口之人。變亂是非。顛倒賢否。便佞足以惑聽。人主不察而誤信之。必至舉動乖方。用舍倒置。而邦家之傾覆。不難矣。是則尤可惡之甚者也。孔子此言。其意專惡利口。借紫與鄭聲。爲喻耳。蓋讒佞之徒。日習于側。則君子退。小人進。國事不可爲矣。自古皆然。關繫匪細。于人君不可以不審也。

子曰。予欲無言。子貢曰。子如不言。則小子何述焉。子曰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。

此一章書。是見學貴心悟也。孔子示弟子曰。道以有言而傳。亦以多言而晦。予自今以後。將欲無言矣。聖門子貢。正以言語觀聖人者。疑而問曰。夫子之道至大。門弟子得以傳述者。賴有言也。今夫子若不言。則小子更何所傳而述之乎。孔子曉之曰。予之無言。非有所祕而不言也。亦以天下之道。有不待言而顯。

者試觀夫天高高在上。何嘗有言哉。但見運  
爲四時。則春夏秋冬。往往通禪而未嘗或息  
也。發爲百物。則飛潛動植蕃育日盛。而未有  
或止也。是天雖不言。而所以行。所以生。皆有  
默爲之宰者。天又何俟于言哉。蓋聖人一動  
一靜。莫非至理之發見。就如時行物生。莫非  
天道之流行。何待言而始明。學者但當隨處  
黃體認。自能領悟于言外。若徒以言語求之。則  
雖至理當前。而終不能察。故孔子發爲無言

之論。欲學者實求諸心。得躬行之際。而無徒  
驚于口耳。誦述之末也。不善求之。或舍其中  
正之理。棲心于虛無幻杳之域。以爲無言之  
妙在是也。則又謬以萬里矣。故學者不可不  
慎思焉。

孺悲欲見孔子。孔子辭以疾。將命者出戶。取瑟  
而歌。使之聞之。

此一章書。見聖人不屑之教誨也。昔魯人有  
孺悲者。一日來求見孔子。孔子不與相見。托



言有疾以辭之。想其時必有得罪處也。然猶恐其未悟。乃俟傳命者出戶。遂取瑟鼓之。而歌。使孺悲聞而知其非疾焉。夫始以疾辭。既絕之矣。而又使之知其非疾。則警之也。苟孺悲自反。所以見拒之由。而能改其過。則聖人之所以教之者實深矣。聖人之教思無窮。于此可見一端云。

宰我問三年之喪。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爲禮。禮必壞。三年不爲樂。樂必崩。舊穀既沒。新穀既升。鑽燧改火。期可已矣。子曰。食夫稻。衣夫錦。於女安乎。曰。安。女安則爲之。夫君子之居喪。食旨不甘。聞樂不樂。居處不安。故不爲也。今女安則爲之。宰我出。子曰。予之不仁也。子生三年。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。天下之通喪也。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。

此一章書見短喪之甚不可也。宰我問於孔子曰。古制人子居父母之喪。必以三年。以予觀之。卽短爲一年。亦已久矣。不可變通其制。

乎。蓋禮樂斯須不可去身者也。乃君子之居喪。三年不習禮。則儀節多疎。而禮必壞矣。三年不習樂。則音律皆廢。而樂必崩矣。且以期年言之。穀之舊者既盡。新者又登。而物候變矣。鑽木之燧以取火者。閱歷四時。四改其火。而氣候變矣。則期年之久。亦足盡人子之情。而喪至此。可以止矣。孔子因詰之曰。三年之喪。食必蔬。食衣必衰麻。今女欲改爲期年。則期年之後。卽食夫稻。衣夫錦。於女之心安乎。

宰我不察而直應曰。安。孔子遂責之曰。凡人有所不爲。止爲心有不安。女既安于食稻衣錦。則任女爲之矣。夫君子之居喪也。其哀痛之情。最爲迫切。雖食美味而不以爲甘。聞美音而不以爲樂。至寢苦枕塊。身之居處不能卽安。惟其心有不忍。故不爲食稻衣錦之事也。今女既以爲安。則期年之喪。又何不可爲乎。宰我既出。孔子恐其真以爲可安而行之。又爲探其本以斥之。而使之聞之曰。人子之

愛其親固自天性。何予愛親之薄而不仁也。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。正以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抱。故喪亦以三年爲期。以稍盡報親之情耳。自天子達于庶人。皆有父母之恩。皆當有三年之服。乃天下通行者也。予亦人子也。寧獨無三年懷抱之恩于其父母乎。而乃欲短爲期年。何其心之忍也。夫論父母罔極之恩。雖三年之喪猶未能遽盡其情。何況期年。宰我亦甚昧其本心之良矣。故孔子責之。并以教天下萬世也。以此立教。後世尚有以日易月如漢之文景者。悲夫。子曰。飽食終日。無所用心。難矣哉。不有博奕者乎。爲之猶賢乎已。

此一章書是示人當收放心也。孔子曰。凡人生各有當爲之事。則各有當用之心。若終日之間。惟知飽食悠游曠放。一無所用。其心則神志昏惰。百事俱廢。欲以進德而成人。豈不難哉。不有博與奕者乎。蓋局戲爲博。圍碁爲

弈爲此事者。雖非得其正。然其心亦有所用。猶勝于悠忽度日。一無所用者也。夫孔子非教人博奕。特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。况乎人君一心關繫四海之大。萬民之衆。一日二日萬幾。其兢兢業業。有不容稍假者。尤當深省于斯也。

子路曰。君子尚勇乎。子曰。君子義以爲上。君子有勇而無義。爲亂。小人有勇而無義。爲盜。

此一章書。是教人以理制氣之學也。昔子路

好勇。問于孔子曰。天下事惟勇足以任之。君子爲人。亦尚勇乎。孔子教之曰。君子之人。惟義爲上而已。蓋義者制事之宜。立身之宰。君子于義所當爲。則奮迅直前。毫無退避。知有義。不知有勇也。若有位之君子。徒知有勇而無義以制之。則妄逞其勢。以逆理犯分。而爲亂。若無位之小人。徒知有勇而無義以制之。則自恃其力。以肆欲妄行。而爲盜。徒勇之害如此。故君子不上也。此可見凡人作事。惟準

乎天理之宜自反而繙則可以常伸萬物之上。此乃勇之大者。若夫血氣用事。乃匹夫之徒勇。非聖賢之大勇也。孔子曰。勇者不懼。又曰。仁者必有勇。勇者不必有仁。其此意也。夫子貢曰。君子亦有惡乎。子曰。有惡。惡稱人之惡者。惡居下流而訕上者。惡勇而無禮者。惡果敢而窒者。曰。賜也。亦有惡乎。惡徼以爲知者。惡不孫以爲勇者。惡訐以爲直者。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用惡以維世之意也。子

貢爲世風民俗起見而問曰。君子心氣和平。與人接物。聲色不形。然亦有所惡者乎。孔子曰。好善惡惡。人心之公。君子豈無所惡。如人之有惡。自當容隱。有專喜稱人之過。惡而揚之者。惡其心之不仁。上下之間自有定分。有身居污下而謗訕尊長者。惡其心之不做。好剛使氣。當節之以禮文。徒勇者。惡其心之暴無禮。必至犯上作亂矣。臨事果敢。當加之以學問。窒塞者。惡其執迷任性。未免幸意妄爲矣。

此人心之公也。故君子惡之。因問子貢曰。賜也。汝亦有惡乎。子貢對曰。明覺自然者。知也。若無照物之識。事務伺察動靜以爲能。則惡其託于知。見義必爲者。勇也。若無兼人之氣。悻然傲世。凌物以爲強。則惡其託于勇。順理無私者。直也。若無正大之心。專好攻訐陰私而不諱。則惡其託于直。賜之所惡如此。由此以觀。孔子惡心體之不明者。恐其非理而妄作也。子貢惡心術之不正者。恐其以似而害有岐哉。

真也。聖賢以忠厚長者之道望天下。其意豈有岐哉。

子曰。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。近之則不孫。遠之則怨。

此一章書見畜臣妾者。當御之有道也。孔子曰。從來御人之法。貴乎寬嚴互濟。而寬嚴之用。又在因人而施。若寬以待之而不見恩。嚴以待之而易叢怨者。其唯女子與小人乎。蓋女子小人。最易狎昵。以其情可親也。亦最難

畜養以其心不測也。故親近之則狎恩恃愛，  
全無恭孫之禮。如疎遠之則失其所望，使生  
怨恨之心。此其所以爲難養也。果能莊以涖  
之，則有以消其狎習之念，而侮慢之端以息。  
恩以結之，則有以彌其觖望之心，而僭越之  
事不生。又何難養之足慮乎。古來英君諍辟，  
明足以決幾，敏足以斷事。至于左右替御之  
間，往往處之不當，易于僨事。蓋女子每藉小  
人以攬外權，小人必藉女子以希內寵。人主

防閑不密，多以無意而中之。稽之前代，如客  
魏之類，爲患甚烈。有國家者，其可不審察于  
幾微之際乎。

子曰：年四十而見惡焉，其終也已。

此一章書是勉人及時進修也。孔子曰：吾人  
勵志躬行，須在乘時建業。蓋日月易邁，神志  
易衰。若少壯未能加勉，便貽老大之悲。人年  
至四十，正道明德立之時也。前此年力富強，  
何難勇于精進。有善者可益進于善，有過者

可幾于無過。若至此時，猶有過惡，見惡于人，則是善之未遷者。終于不遷，過之未改者，終于不改矣。豈不可惜哉！蓋日月易邁，時不再來。學者當時時自警，以日新其德。孔子此言，正如清夜晨鐘，令人發深省也。

### 微子第十八

微子去之。箕子爲之奴。比干諫而死。孔子曰：殷有三仁焉。

此一章書是孔子原情之論也。微子是紂庶兄，箕子比干是紂諸父。當時紂惡不悛，其國將危。臣下雖有進諫之忠，君上絕無納諫之美。故微子隨事箴規，然諫而不聽，則引身而去之。箕子矢心報主，逢紂之怒，囚繫爲奴，因佯狂而受辱。比干直言極諫，不憚批鱗，遂至剖心而死。三人或去或奴或死，各就一己分量，隨地自盡。審度一時事勢，盡力而行，均之無愧于心者矣。孔子從而斷之曰：殷有三仁焉。夫論人者，當略迹而原其心。評古者，又考



時而哀其志。三人之行。雖有不同。而其救過圖存。出于忠愛之誠。則一也。蓋去以存祀。非忘君也。奴以俟時。非懼禍也。死以悟主。非沽名也。三子之心。可以無愧。得孔子一言之斷。而臣節益昭然于天下後世矣。

柳下惠爲士師。三黜。人曰。子未可以去乎。曰。直道而事人。焉往而不三黜。枉道而事人。何必去父母之邦。

此一章書。見守道不違之意也。柳下惠魯國之賢人。士師掌刑獄之官。昔柳下惠爲魯之士師。三被退黜而不去。或諷之曰。吾人抱道匡時。合則留。不合則去。子屢擯若此。尚未可他去。以行其志乎。柳下惠曰。立身行己。以道自持。若操不避黜之念。則吾道常伸。有一避黜之心。則吾道必屈。我之所以被黜者。只是直道而行。不肖自屈耳。近日人情。大抵喜枉而惡直。我但守直道事人。到處落落難容。安往而不三黜。苟能阿意順從。枉道而事。自然

到處和同。又何必去父母之邦。以求合乎。然  
吾道必不可枉。宗國必不可去。惟有持公秉  
正。自矢靡他。其黜與否。則聽之人而已。於道  
何損益哉。可見世衰。則羣邪得志。世治則衆  
正彈冠。今古一轍。桺下惠寧守道而不從時。  
可謂和而介者矣。誠可以爲後世人臣法。  
齊景公待孔子曰。若季氏。則吾不能。以季孟之  
閒待之。曰。吾老矣。不能用也。孔子行。吾人賦  
此一章書見聖人以道自重也。當時列國禮

賢。虛文曰勝。孔子志期行道。難以虛拘。一日  
適齊。景公素知孔子之賢。思有以尊禮之。因  
與臣下議曰。國家待賢之禮。要在豐約得宜。  
如魯公之待季氏。禮極其隆。我則有所不能。  
魯君之待孟氏。于禮過簡。我又以爲不可。今  
斟酌于可否之間。審度于豐約之際。當于季  
孟二者之間待之。則庶乎其可耳。旣而又曰。  
孔子在齊。雖宜禮接。但吾年已老。恐不能用。  
而竟其施行也。孔子聞之。知景公不可與有

爲也。遂去齊焉。夫孔子至齊。思欲移風易俗。轉霸爲王。以殫其尊周之意。乃忌之者衆。嫉之者深。景公已無進用之實意。而徒擬議于禮節之虛文。是豈孔子之心哉。孔子行。而齊終不復變矣。豈不甚可惜耶。

齊人歸女樂。季桓子受之。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

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見幾明決之意也。季桓子名斯。是魯大夫。魯定公時。孔子曾爲司寇。三月而國大治。齊人聞而懼之。乃送女子八

十人。彩衣文馬。舞康樂而陳于南門之外。是時桓子擅權于上。定公徒擁虛名。因語魯君爲周道遊。往觀終日。卒受女樂。是魯已中齊言之計矣。溺聲色而娛耳目。怠政事而慢賢者。才三日不復視朝。使君不臨。臣不曾。簡賢棄禮。孔子雖欲諫而無由。于是遂行。夫列國之君。大約有好賢之名。而不能用。定公能用矣。而又不能終。孔子抱經綸匡濟之學。使得時而篤信任。勿疑。唐虞三代之治。可以復見。惜

乎所遇多艱。莫克大展其志。此誠斯道之厄而時會之不偶也。

楚狂接輿歌而過。孔子曰。鳳兮鳳兮。何德之衰。往者不可諫。來者猶可追。已而已而。今之從政者殆而。孔子下。欲與之言。趨而辟之。不得與之言。

此一章書見用世之難。當守道以自重也。接輿是楚之狂士。昔周室寢衰。賢人遯跡。孔子周流至楚。有狂士接輿者。唱歌而過。孔子之

車前曰。鳳凰爲希有之瑞。能審時知勢。故有道則見。無道則隱。德甚盛也。今際何時。猶不藏身斂翼。而有高岡翔臇之思。何德之衰而不自重耶。然往者之日。棲身塵埃。不可諫止。來者之日。功名不遂。尚可改圖。及時而隱。正在此時。可以已矣。可以已矣。試觀今之從政者。非唯不能建功立業。亦且危殆而不可保。鳳何不自愛而甘蹈此殆乎。孔子聞其歌詞。知爲隱君子也。欲下車與言。出處之大義以

明不得已之心。乃楚狂既絕用世之念。不欲聞用世之言。遂趨而避之。孔子終不得與之言。蓋避世之意堅。故避言之意更果也。然孔子周流列國。不能一日忘天下之深衷。夫豈忘世之徒所得而窺其意量哉。

長沮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。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。夫執輿者爲誰。子路曰。爲孔丘。曰。是魯孔丘與。曰。是也。曰。是知津矣。問于桀溺。桀溺曰。子爲誰。曰。爲仲由。曰。是魯孔丘之徒與。對曰。然。曰。

滔滔者天下皆是也。而誰以易之。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。豈若從辟世之士哉。耒而不輟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憮然曰。鳥獸不可與同羣。吾非斯人之徒與。而誰與。天下有道。丘不與易也。

此一章書見聖賢救世之深仁也。長沮桀溺二人皆隱者。並耕于野。其避世之心已見于力稼間矣。孔子經過其地。不知渡口。使子路問津。亦是汲引其濟之意。長沮問曰。在輿執轡者爲誰。子路曰。爲孔丘。欲以聖人之名動

之也。沮問曰：卽是魯國孔丘與？子路對曰：誠是也。長沮曰：彼遊遍天下，無處不到，是知津矣。又問桀溺，溺曰：子爲誰？子路曰：爲仲由，知同心濟世之人也。因問曰：是魯國孔丘之徒與？子路對曰：然。桀溺曰：人貴識時，如今世道滔滔然日流而下，不可復返，若欲易亂爲治，將誰與轉移乎？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，今日之齊、明日之楚，終無一遇，豈若從避世之士，離羣遠俗，長與之辭爲樂哉？遂自治其田，耰

而不輟。子路以二人之言告孔子，孔子憮然歎曰：高飛遠舉，遺棄世人，止有鳥獸，勢不可與同羣。若斯人者，同一氣類，吾非斯人之徒與，而誰與？豈可絕人逃世，以爲潔乎？彼謂天下無道，誰與易之？我正爲無道耳。若使民安物阜，天下有道，亦願與擊壤之民，共觀德化之盛，豈樂于多事哉？一人何不諒我也。從來聖賢已饑已渴，原有憫時憂世之心，若置理亂于不聞，生民何所託命乎？是殆與石隱者

流不可同日而語也。

子路從而後。遇丈人以杖荷蓀。子路問曰。子見夫子乎。丈人曰。四體不勤。五穀不分。孰爲夫子。植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立。止。子路宿。殺雞爲黍而食之。見其二子焉。明日。子路行以告。子曰。隱者也。使子路反見之。至則行矣。子路曰。不仕無義。長幼之節不可廢也。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。君子之仕也。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。已知之矣。

此一章書見聖賢出處之大義也。昔孔子周流列國。子路隨行。偶失在後。遇丈人以杖挑竹器而行。因問曰。曾見吾夫子否。丈人遂責之曰。人皆力耕自食。子于四體則不勤勞。于五穀則不分辨。徒然從師遠遊。何濟于世。孰知爲爾夫子乎。遂植其杖而芸田。不復更答。子路默然自失。拱手而立。敬以動之。丈人見子路改容而禮。亦起敬心。遂止宿于其家。且殺雞爲黍而食。以致酬酢之情。呼其二子出。

見以致慤勤之誼。觀丈人之爲。固與草野倨  
侮者不同矣。明日。子路前行。追及孔子。具以  
其事告。孔子曰。此賢而隱者也。使子路往見  
之。將告以出處之大道。丈人已先行而不得  
見矣。子路述孔子之意。語其二子曰。天地之  
間。人倫爲大。五倫之內。君臣爲先。若不仕。則  
無君臣之義矣。昨使二子出見。亦知長幼之  
節。夫長幼旣不可廢。何獨于君臣之大義而  
廢之。若以隱遁爲高。惟知自潔。不幾亂君臣

之大倫乎。君子之所以仕者。豈爲貪圖利祿。  
只爲君令臣共。昭揭于天地間。以行此義耳。  
至于道之不行。非待今日。我蚤已知之矣。何  
丈人所見之不廣哉。當時隱士相習成風。皆  
明于保身而昧于行義。賴有孔子以扶世教。  
正人心爲任。其惓惓接引若輩也。意綦深哉。  
逸民。伯夷。叔齊。虞仲。夷逸。朱張。柳下惠。少連。子  
曰。不降其志。不辱其身。伯夷。叔齊與。謂柳下惠  
少連。降志辱身矣。言中倫。行中慮。其斯而已矣。



謂虞仲夷逸。隱居放言。身中清。廢中權。我則異於是。無可無不可。

此一章書見聖人時中之用也。逸民是自遂其高。自行其志。不爲世法所拘之人。可考見者有七人焉。如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張、柳下惠、少連。是也。然七人隱遯雖同。而制行各異。孔子從而斷之曰。立志高尚。不降志以屈人。持身峻潔。不辱身以徇世。其伯夷、叔齊與。是清而逸者。若夫柳下惠、少連。遊于濁世而

不錚錚以立異。雖降屈其志。卑辱其身。乃所言者。必合乎倫理。所行者。必當乎人心。但生不逢時。于卑論儕俗中。默寓挽回之意。與他人之降辱不同。其可取者。在此而已矣。是和而逸者。至于虞仲、夷逸。則隱居自適。放浪語言。未必中慮中倫。然其身合于清潔。其廢棄合于權宜。蓋與害義傷教者不同。此放而逸者。七人可謂志高行潔矣。而我則異是。世既不能離我。我亦不能離世。在天下。或有可不

可之遇而我不設一不可之心。不過隨時  
制宜。無有偏執。此我之所以異于逸民耳。可  
見七人自成其一節之高。孔子則合乎大成  
之聖。他日孟子清任和時之論。亦此意與。  
犬師擊適齊。亞飯干適楚。三飯繚適蔡。四飯缺  
適秦。鼓方叔入於河。播鼗武入於漢。少師陽擊  
磬襄入於海。

此一章書記孔子正樂之功也。犬師是樂官  
之長。少師是樂官之佐。古之國君必作樂以  
侑食。故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名。魯自三家僭  
越歌雍舞佾。私家盛而公室衰。音樂已廢缺  
矣。自孔子正樂之後。羣公知先君之樂不可  
下移于僭妄之門。于是犬師名摯者去而適  
齊。掌亞飯之樂名干者去而適楚。掌三飯之  
樂名繚者去而適蔡。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去  
而適秦。雖所適之國不同。而其潔身之志則  
一也。掌鼓名方叔者入居河內。掌播鼗名武  
者入于漢中。爲樂官之佐名陽者與掌擊磬

名襄者。入于海島。雖所適之地各異。而其避亂之心則一也。蓋伶官去而魯事日非。使非孔子正樂之功。則上替下凌。其何以爲國乎。以其人去魯而樂存。殆猶愈於人在魯而樂亡也。敘述之間。感慨係之矣。

周公謂魯公曰。君子不施其親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故舊無大故。則不棄也。無求備於一人。此一章書。是周公訓子以忠厚開國之道也。魯公是周公之子伯禽。昔伯禽受封於魯。周

公訓誠之曰。立國之道。忠厚爲先。而忠厚之道。不過親親。親任賢。錄舊用人。數者而已。蓋親乃國家之本。恩義不篤。則親親之道以垂。君子于一本九族之誼。肫摯周詳。不使其有遺棄焉。大臣爲吾之股肱。信任不專。便生疑貳。必須推心委任。俾之各展其長。不使大臣怨我之不信用也。故舊爲吾之世臣。休戚與其若念舊之意衰。則先世之功德俱泯。必也賢者世官。不賢者亦得世祿。非有惡逆大故。不

忍輕于廢棄。至于人之才具。各有短長。若欲  
求全責備。則用才之途。既狹。亦非因材器使  
之意。必也量能授職。使人各盡其能。不可求  
備於一人。周公之訓。辭如此。此數者皆忠厚  
之基。培植國家之本。其後周祚八百。魯亦與  
周並傳。享祚獨久。皆德澤殷流之所致。然則  
開國承家。可不佩古訓而思永圖哉。

周有八士。伯達。伯适。仲突。仲忽。叔夜。叔夏。季隨。  
季騮。

此一章書是追思周初人才之盛而紀之也。  
記者曰。賢才之生。關乎氣運。周昔盛時。太和  
之元氣。既萃。而涵濡之德。澤尤隆。于時山川  
鍾秀。賢哲篤生。卽一家之中。有八士焉。曰。伯  
達。明于義理。曰。伯适。弘于度量。曰。仲突。有禦  
侮之材。曰。仲忽。有總理之能。曰。叔夜。柔順不  
迫。得夜之道。曰。叔夏。剛明不屈。得夏之義。曰。  
季隨。才能應用。曰。季騮。德比良驥。雖以伯仲  
叔季爲次第。均之爲宅俊之彥也。此八士者。

毓于一母萃于一門而又皆有邁軼羣倫之  
德斯真邦家之光矣從來天開聖王有道之  
長必有英賢應運而起以贊襄盛治然天能  
生之而不能用之是在人主敬賢禮士羅而  
致之殿廷則師濟滿朝庶務就理於以奏昇  
平康泰之治不亦休哉

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一

